

多声部的成长组歌

——读阮德胜《额尔齐斯河少年》有感

刘建东



《额尔齐斯河少年》
阮德胜 著

也一目了然。这部作品中，作家并没有局限于固有的写作模式，并不满足于写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，而是让简单变得复杂，让单向变得多向，让有限变得无限。而这种复杂性的获取方式，也把故事本身塞得足够丰满足够圆润，把人物成长所需的养分堆积如山。很明显，在选择故事的时代、地域、文化背景上，作家用心良苦，试图从文学的土壤中去深度地开掘，大胆地尝试在少年沙迪克江·沙吾提的成长道路上，到底能有多少资源和素材可供其耕耘并收获。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，在即将迎来曙光的黎明时刻，一个少年过早地成熟起来，慢慢地开始考虑什么需要他来坚守，什么值得去努力。在具有多民族的新疆北部，少年懂得了多民族之间的友情多么珍贵，而自己民族的记忆是多么悠久而深刻。在冰天雪地的考验中，寒冷、饿狼、洪水，既构成了自然的雄浑之力，又成了推动少年快速成长的催化剂。这部成长小说写自然，自然残酷而温情；写历史，历史宽阔而悠远；写民族，民族包容而真诚。在多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小说的广度深度都得以增强，小说的思想有了深深的根基，并茁壮成长。

多重元素的互相交融，成为推动人物形象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小说主要书写了一个维吾尔族少年沙迪克江·沙吾提在父亲因为抢救俄罗斯专家而遭遇不幸之后，面对自己个人家庭命运的抉择，面对两个少年朋友和俄罗斯专家莫洛斯耶维奇的友情，面对自然的挑战，勇敢地承担起了责任，少年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褪去天真、单纯、懵懂，这是一个少年的告别演出，是一个少年的成人礼。而小说设置的每一个环节，每一个故事节点，似乎也预示着少年的每一个进步。在去往姐姐家的路上，大雪、恶狼，让独自一人的少年知道了以后人生的漫长与险恶，只有独自冷静地应对，才有可能战胜内心的恐惧，才能收获勇敢与坚毅，才能像伟岸的父亲一样，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。

多重元素的碰撞，打开了小说的叙述空间。随着多层意义的扩展与延伸，随着不断加入的新鲜的环节，对故事和人物的叙述显得尤为重要。这部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是偏向于浪漫的，又散发着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，同时又兼具自然主义倾向。额尔齐斯河，可可托海，阿尔泰山，河流、雪山、冰川，它们时而安静，时而咆哮，在作家富有激情的语言文字之中，成为展开浪漫画卷的浓浓的油彩，为小说的整体色调涂上了明亮而宏阔的底色。而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思考，对国家的热爱，对自然的崇拜，给小说的思想架构增添了希望，奠定了基调。

当然，这还是一部英雄主义的赞歌。英雄是这部小说关键的主题，小说的指向就是要塑造一个少年英雄。从主人公少年沙迪克江·沙吾提，少年的父亲沙吾提·谢木谢尔，到俄罗斯专家莫洛斯耶维奇、老师魏家国，他们无一不是在文中反复提到的雄鹰，是展翅高飞的雄鹰。父亲、专家与老师从小说的开始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与思想主体，只有少年是在他们的影响下，在自然的熏陶下，在命运的驱使下，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，慢慢地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只真正的雄鹰。雄鹰不是一天两天练成的，小说可贵之处就是为我们提供了雄鹰成长中的种种细节，到底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一个对国家，对民族有用的人，答案是他经历的苦难、磨难、考验与学习的每一个难得的过程。

时序与芳菲的千年约定

苏长兵

我常常感动于古时人们如此认真的生活态度，也打心底认为，生活与生命里透射出来的这种热情，是我们生命里最宝贵的东西。翻开那时青荷这部《跟着节气去赏花》，如同推开一扇通向中国古典美学的雕花木窗，于字里行间看到了这种热情。在这本书中，那时青荷以素心为笔，以天地为笺，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，演绎成一场穿越时空的诗意邀约。于是，二十四节气化作二十四道鎏金门环，叩响了时令的韵律；七十二候化作七十二缕和美清风，裹挟着草木的呼吸。

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是镌刻在华夏血脉里的自然契约。那时青荷以花为媒，在钢筋森林里重建起一座连通古今的鹊桥，让匆忙的现代人与先民们共享同一轮月光下的花开花落，共赴一场跨越数千年的草木盛宴。从《夏小正》的物候实录到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的精密划分，从《礼记·月令》的礼制规范到《淮南子》的天文观测，直将散落在典籍中的文明碎片，用花卉的丝线串成璀璨珠链，让我们既能看见“孟春之月，东风解冻”化作玉兰枝头的第一抹雪色，也能触摸到“梅子黄时雨”催开栀子花海的馥郁。这种以花解密节气的书写，让古老的农耕智慧在花瓣舒展间重新绽放。

《跟着节气去赏花》绘就了三重诗意的审美空间。其一是草木本身的物候之美，望春、辛夷、朝颜等雅称里沉淀着千年的诗意；其二是诗词典籍的互文之美，从《诗经》的“桃之夭夭”到张爱玲的海棠之憾，文人墨客的灵魂在花瓣上投下斑驳光影；其三是作者切身的生命思考，在“种瓜得瓜”的农谚里参悟因果，于“小满未满”的智慧中品味留白。这般层层叠叠的审美体验，恰似中国园林的“移步换景”，每翻一页都能邂逅新的惊喜。

《跟着节气去赏花》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文化生态场域。节气不再是日历上的铅字，而是农人额头的汗珠、游子归乡的车辙；花卉不单是植物学的标本，更是屈原佩兰明志的风骨、黛玉葬花泣红的愁肠、钱锺“陌上花开”的家书、海子“面朝大海”的诗歌、沈复和芸娘制作荷花茶的雅事、杨朔与鲁迅笔下血红的山茶……

当然，我更认可的是这部书中字里行间跃动的生命温度。我觉得那时青荷不是书斋里的考据者，而是提着竹篮采撷四季的行吟诗人。她一定踏过包公园的银杏道，抚摸过赤阑桥畔的睡莲，在不同的季节里与各种花卉对话。这种“在场性”的书写方式让文字葆有温情，我常常把这种温情称为“人情味”。如此，我们不仅能从《本草纲目》里知晓合欢安神的药理，更能透过外婆病榻前的梨花触摸亲情的温度；既在《幽梦影》的箴言中领略古人雅趣，也在莫奈《睡莲》油画里看见东西方美学的共鸣。

可以说，那时青荷笔下的节气之花，皆是带着体温的生命叙事。清明时节，老家池塘边的小路上，桐花开放；夏至时节，萱草花散发着纯朴的芬芳，开成了“母亲的心愿”；白露时节，上班的路上，总能遇见美丽的紫薇，不由得放慢脚步；大雪时节，见到绣球花，想起旧时闺阁千金手中的绣球，撩人心魄……这一切，都源于对生活的热爱，正如那时青荷在书中所说：“只要在心里种花，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荒芜。”如此，我们不仅能从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中读懂物候轮回，也能在亲手做的桂花蜜里尝到时光的甜味。

在信息碎片的浪潮中，《跟着节气去赏花》恰似一方镇纸，压住我们飘摇的注意力。它提醒现代人用“植物的眼睛”重新丈量时间：立春不是手机日历的弹窗提醒，而是望春花瓣坠入手心的轻柔触感；秋分不再是简单的昼夜平分，而是桂花开落之时撒向空中的细小金雨。当我们跟随文字在节气中迁徙，收获的不仅是“梧桐一叶而知秋”的敏锐，更是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通透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部作品构建了多维度的“赏花”体系：科学维度里，槐花蜜的酿造工艺与蜡梅的植物学分类纤毫毕现；人文维度中，虞美人泣血的传说与《红楼梦》海棠诗社的雅韵相映成趣；生活美学上，从苏轼的春酒秘方到徽州人家的石榴雕饰，皆可循着文字复刻古人风雅。这种“三位一体”的书写策略，让这部书既可作为博物图鉴置于案头，又能当作生活指南常伴身侧，更可视作文化密码反复品读。书中那些发光的文字，实则是那时青荷递给每个赶路人的萤火虫。这些由花事淬炼出的生命哲学，比任何心灵鸡汤都要管用。



《跟着节气去赏花》
那时青荷 著

